文季叢書



眷眷草

繆崇群

文化生活出版社

渝版文季叢書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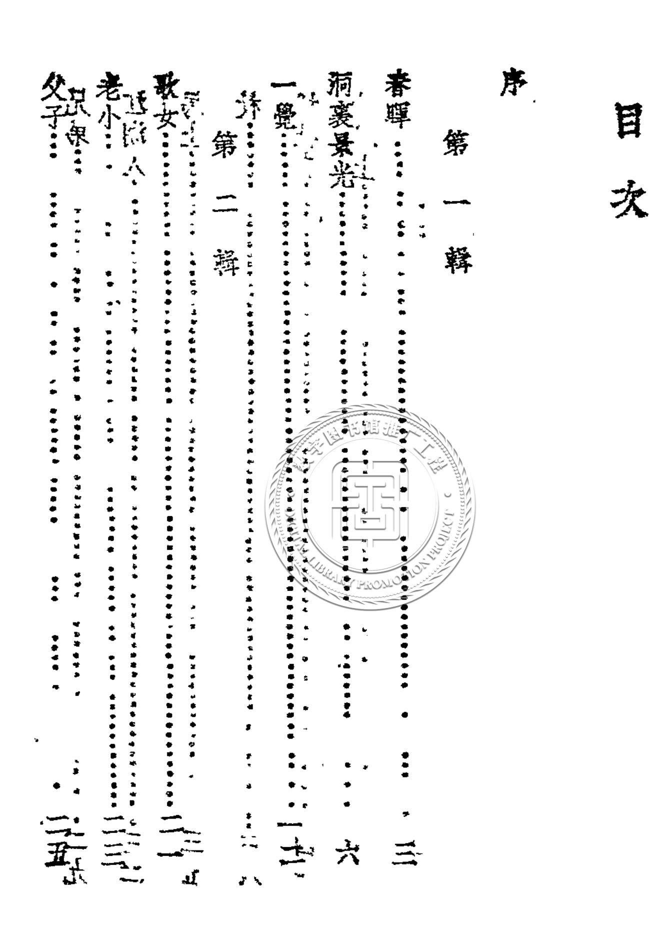
眷眷草

繆崇羣



文化生活出版社

目次



第三輯

第四輯

第五輯



序

在大時代當中，我却斷續地寫下了這些不是匕首，也不配擺設的散漫的短文，說榮幸，毋甯是罪過；說成就，毋甯是浪費；而最足奇異的是：聖火不會將它們燒盡，毒燄也沒有把它們捲去，我就得率直地承認，像這些根短葉薄的草樣的東西，也只合在這個廣大世界上的某一個最小最窄的角落裏蔓生着。然而我又相信着，卽使這麼一個最窄小的角落裏，也還不是沒有風露，沒有靈性，沒有光芒的——它們在這裏畢竟是生，又生了，而不是不萌，不毛的絕境。

我召喚着牧人：

請放過你們的牛羣來，羊羣來，馬羣來！

我在期待着你們的父親，丁甯，與咀嚼。

我尊仰着崇高的女性：我接受過無限的慈愛，恩情，與庇護。

我虔誠地奉獻給她們，我的母親，我的妻，（死別的年月，已經比生聚的日子是長得多了；但我紀念着她們，如同她們還存在另一個世界——依然活在我的心裏的一個世界裏。）和我的友人們。

我從來還沒有寫過一篇所謂序文的文，我不曉得序文是否應該如此寫——

「賣瓜的人，不說他的瓜苦。」

不，這些短文，這些草藁，僅只是一些渣滓，卻當不了什麼合營養素的代用品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於北碚金剛碑



第一章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春暉

野

昨天山城上還有很重的霧，但霧中依然蕩漾着令人不忘的災禍和仇恨——敵人的飛機偷偷摸摸地去轟炸了附近某一個地方，使那里的廢墟再受一次火的鍛鍊。

今天的山城卻整個屹立在陽光底下，看出每一個峯巒，每一個塔尖，每一個建築的頂端；也看出每一處斷井頹垣上的傷痕，彷彿在袒胸露懷，吸取着紫外光線；每一片粼粼閃爍的江上波紋，在輝耀着平靜的笑意。

山城雄立在大江之上，山城迎接着陽光。東去的大江，該帶給我們的敵人故土一個音訊：暫別無恙，春風已從天涯吹來。

春風是喚醒着新生的銀鈴。

迎接光明，迎接自由，迎接勝利，迎接新生！

迎接戰鬥！惟有戰鬥才能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戰鬥之後的新生，才是真正自由的新生！

春風就是勝利的號聲；步武着它，到達勝利新生的路。

我們憎惡霧，憎惡一切的朦朧！因為朦朧與霧都是我們的羞辱！

我們迎接太陽，迎接所有的光明！因為太陽的光明是春，新生之母！

記得無恥的敵人，曾經從轟炸機上撒下來的傳單嗎？

「太陽出來了，日本飛機又來了…………」

太陽沒有一天不出來，太陽有時被雲霧蒙掩，山城卻始終正正堂堂地不要一星半點的遮攔。

太陽如今也沒有被遮掩，可是敵人明明白白地對着太陽撒了謊。

這個的山城雄立在陽光底下，大江之上；雄立在東亞司令台頂，迎接[illegible]

由，光明，戰鬥，勝利，春之新生。

我們有權力在高峯上春風滿面地瞭望：

你無恥的，對太陽撒下謊的所謂「日出之國」，是不是將在海水和泥淖裏沒落！

洞裏景光

此地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山洞，可並不是以前道家所說的神仙們住的「洞天」或「洞府」的洞，而是二十世紀的人，用斧鑽硬生生向頑固的山石開鑿出來的洞。這些洞大概都編成號碼，或是加上屬有者的名稱，叫第幾號或某某防空洞——爲了防備敵人空襲時給我們的災害，爲了保存我們的可貴的一切，我們難道不可以叫他是生命的福地，戰鬥力的倉庫麼？

爲了補助警報器和警鐘傳達空襲的情報，在山頭和建築物的頂端又豎了不少的信號桿子，桿上掛起一個紅球的時候，那時表示敵機有來襲的模樣——也許已經從遠遠的某地起飛了，也許起飛後不一定到這里，如果不久之後再把紅球放下，那便是連空襲的消息也不復存在了。然而獸性的敵人，往往

對於他們的暴行却是信而不爽！因此有人說：

「有球（求）必應。」

球呀，這戰時首都的點景，這興奮生活中的指標，它常常教我們到「倉庫」巡禮去！到福地造詣去！

陰雨時我們着了膠鞋撐着傘，熱天我們帶着涼扇，冷天我們不需要火，千百個人互相偎倚着，適度的體溫，已足夠溫暖我們的了。

好像一度輕鬆的旅行，也彷彿是一場歡聚。

擁著鋪蓋而來的，挾帳篷而來的，提皮包而來的，帶竹針，毛線而來的

，拖洋囝囝而來的，提暖水壺而來的：從他們所珍惜的物什上，我們不難窺出他們的年齡，職業，身分。

窮人們離不開他的破棉絮；做買賣的都只是為了賺錢；官員們總是公尊；女人們一年四季都有那麼些衣服褲子可以編織；洋囝囝的生命也是孩子自己的；做奴僕的應該隨時隨地伺候着主子。……、各占一席地，在洞裏也沒有一個離開過他們自己的崗位。

永遠見不到陽光的地方，永遠滋生着憂鬱和怨恨，然而一個洞一個洞裏都是滿盛着我們同胞與同胞的愛。敵機臨空了，炸彈爆炸了，天迸地裂地震撼着，一個洞一個洞裏的緊蹙的生命，宛如坐在一個大的搖籃裏。醒醒啊！我們的民族的生命在[illegible]復化裡。

感卧着自己的心的跳躍麼？也彷彿聽見旁人的了。洞裏的千百個人的心的跳躍聲該是怎樣的宏亮呀！這裏沒有呻吟也沒有吶喊，這剎那間的音符，不但記取在心裏，他並且刻畫在心底深處了。

婦人們勇敢地解開他們的懷前的鈕扣或是拉開貼身的小背心，毫無猶豫地把奶子拖出來，並且毫不吝惜地把它塞進嬰兒的嘴裏，於是，孩子安當地睡了，一個小小的臉蛋兒，枕着一個雪白的肉的球，母親的乳房——這個雪白的肉的球，原來是給孩子當作「解除警報」用着的。

孩子要出洞口玩耍去，先保留着一個希望，並且預約着：「飛機再響的時候我馬上進來，那麽再吃一塊餅乾。」

母親微笑地允諾了。

高價的，很難進口的那種舶來品香水，依然可能地珍貴地灑在女人的衣角或是手帕上，從洞的深處揚出來的一股一股汗氣中，却也飄散着一陣一陣香的風。感謝女人！不知是撲面的香風令人輕快，還是女人畢竟是到處可愛的？

火藥和硫磺的氣味，其實也並不能掩過人們羅曼諦克的夢！

大家都走出洞口了，在分別的時候，卻沒有一個人道聲「再見」的，雖然都很熟識，但誰也不想再在這些永遠見不到陽光的地方再見了。

我們今番是自由與門閥的爭，我們更有的是全民族討敵人的恨！

我們所要的只是復仇！復仇後的自由！

天空應該是自由的！

大地應該是自由的！

大海應該是自由的！

這些「洞窟」，「這些倉庫，應該只是留着後世的垂念和憑弔，因為牠們已經盡了撫育，和鍛鍊我們的職責了。

一覺

——空囊稚寫——

這些偶然或是突然而來的一覺，它的震幅是相當的強烈。在那上面也許都會投過一抹死的黑影，但是黑影消逝了的一霎，也正是我還在「生」的一覺。我記下它們，爲着一覺也不遺忘！

一

一條窄小的巷子，又被泥土和瓦礫封着了。對面有一列長頭髮破衣服的人們匍匐而來，他們一個一個低着頭順次地鑽進一個鐵門，前面的和後面的用一根索子縛聯着。我抬頭望望這個地方，大概不是看守所便是一座牢獄。獄卒似乎不再保持他的威容，蹲在門邊默默記點着人數。

就在牆根左近，我發現兩三隻雀子，血濕了它們的羽毛，還沾着一些塵土死在地上。

失掉了自由的囚犯，已經從防空洞裏安全地回來，飛翔在天空的雀子，却中了彈永遠不起了。

敵鬪殃及池魚的尋常數見不鮮，誰想飛鳥也逃不過這個災難呢！

二

某報的一篇特寫裏有過這樣的句子，我記得大意是：電燈桿子燒焦了，從折斷了的線端，垂下我們仇恨的血液和淚珠。

三

每次我都遇到那一對夫婦，他們從很遠的地方趕到這裏來，連拖帶抱的還有四個孩子。氣色都是那麼蒼白，我同情他們的營養不良，反不如憐憫他們的驚惶與疲憊。

嘗着一陣陣的雷暴過去以後，人們都得麼更生的格外親熱了，微微的話聲，將漸漸響應起來。

「你叫什麼？」有人問那個大的孩子。

他不回答，他對着問話的那個人報之以並不陌生的笑容。

「是不是小炸彈？」一個年青的戴眼鏡的醫生說，又指着他的弟弟：「我也知道他的名子，他叫小炸彈。」

他們不回答，那個做小哥哥的摩挲着他的弟弟說：「我是小炸彈，他就是手榴彈了。」

做母親的哄着懷抱裏的孩子：「看呀，看呀！這裏還有一個照明彈哩。」

滿座的人都笑了，孩子也不哭了。

時興的名子，如今已是有口皆碑了，我想，滿門的英烈，焉知不在這個

時刻播下了種子？

四

緊急警報還沒有發出，那家燒餅店雖然關上一扇門板，但裏面的人還是拚命地在搬他的麵粉。好像多出一拳的力量，便多爭取了一分時間的勝利。誰也不會預料一刻鐘以後的世界成個什麼樣子，也許，明知道將與生命告別，就盡這一刻用盡他的力量，這是可以用「惟利是圖」所能嘲笑與抹煞的嗎？

這才是人生最嚴肅而値得崇敬的一面！

燒餅店夥計所表現出來的這一面，我確實替敵人的偵察員和轟炸手耐羞愧了。

五

儘管最新式最快速的汽車載着人們從擁擠路上駛往安全地帶去疏散，在

人行道邊，我看見一個老人還立在貼示欄下端視着隔了一日的報紙。他或許是一個極度的近視眼，他沒有戴眼鏡，他的鼻尖幾乎已經觸到牆壁，口裏還唸着字一個字輕輕的唸着。並不是奇異這樣近視眼的人我不會見過，從他的身上我好像得到一種啓示：「空襲於我如浮雲。」

我的心頓時起了一種反應，最低的限度也使我在他的身旁肅立下來。

六

一批一批的擔架，忽忙地出動了。他們一隊的人扛着擔架，一隊的人徒手跟着隊伍跑，擔架上的舊布已經不是素潔的，印着大大小小的花朵，那是殷紅的，被流出來的血液塗染的。

我默禱着這一羣搶傷救亡的英勇隊員們，不久之後，仍然再扛抬回來，他們的肩上沒有負擔，布上不再添多新的血漬。

七

街上已經有行人和車輛通過了，可是附近那個情報台的解除信號還沒有標掛出來。

隔了好久好久，那個綠球才冉冉地上升了。萬千個人望着它，它也[illegible][illegible]着萬千個人，好像遙遙遙地對着萬千個的人們祝福。

後來聽說，就是那一次，在那個情報台下，躺着三個血肉模糊的人。沒有比這個「忠於職守」，「死於職守」的例子更現實的，更令人感動的了。

[illegible]，那[illegible]時，[illegible]的一[illegible]……

爆炸與震盪之後似成了一隻搖籃，睡去的也許永遠睡去了，或是驚醒，永不遺忘——在搖籃裏的記憶，會一直記上日記簿。

那一種「死的風」——炸彈迸裂後的風，有人却說那是「風聲」，我還

不，

風靡於今日的世界的，惟有這些獸，這些虎狼與鯨鯢了嗎？

血潮，復仇人底血潮，該是被「死的風」捲起來，淹沒一切的時候了！


第二集

歌女

茶館門口歇着兩個賣唱人，哼哼着的二胡，配着嗄啞了的女人的喉音，嗚呀嗚呀地不知是唱，還是呻吟，還是道着都市的人的煩悶。

在不多遠的那邊，一片轟炸過後的瓦礫場上，另外圍着一圈子人，從人圈當中發出一陣冬冬冬，鏗鏗鏗的小鑼和花鼓聲。

我剛要走過去，那一圈人不知怎麽已經被警察驅逐散了。那個唱鳳陽花鼓的小姑娘，不知唱[illegible]那一句便停下來，怔怔地望着這一片只有破瓦礫的空場。

恐怕是「有礙觀瞻」的才被取締了，可是，在都市的另一個角落，那些無依無靠的人們，儘管呻吟，儘管哭泣，儘管同腐鼠垃圾一樣地發着霉氣，

却沒有人去過問：而他們是有着毀滅與糜爛的自由的。

我躑躅在道上，我不想聽到都市的歌聲。

老小

一隻小狗，很小很小，還像吃着奶的小狗，臥在路邊，這是一條通衢，來來往往的行人和車轎很多的地方，牠像一團棉花似地睡着了，甜蜜地睡着了。

就是因爲牠小，牠困倦了便睡，一睡便可以睡着。我羡慕着牠比我單純，沒有一點顧慮，沒有一點煩憂；在睡夢中還思慮着生命是不是在途中的這鬪事，恐怕這才是人的，大人的哀愁。

離這隻小狗睡處不遠的坡上，還立着一對乞丐，一個老頭子背着一個老太婆，披散着雪白的長髮，伸着枯乾的手掌向着路人討東西。

幼小的狗，在路中安靜地睡着，老弱的人，寒瑟地佇立在一旁：有的乞

求的是施捨和憐憫，有的不自知地却已經接納了無限的愛惜。

有人說同情往往是一種弱點，至少在現世是一種被輕視的被利用的弱點，可是人世間也正因爲還存這一種弱點，才不致於太強烈，太嚴峻，太炎炎令人可怕的。我不想說是不幸，但我的這種弱點，竟在我[illegible][illegible]的邊上留下一條軌迹話。

父子

早晨擺小菜攤子，白天挑着担子賣瓜菓。他的臉上總是帶着一種稚氣的笑容。看見他的樣子，彷彿覺得世界上並沒絲毫足以憂鬱的事情一樣。他頂多不過十三四歲，可是在這種年紀卻得不到正當的讀書的機會，已經擔負起買賣，代替大人做事了。其實也就是求生活。

熱天，炎毒毒的日子，他背着担子擺在街道的路口，自己坐在小凳子上，[illegible]。[illegible]乎並不[illegible]生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在石頭上[illegible]牠[illegible]：時而拿起一個[illegible]，放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兩」，「二兩多」；時而拿起一個西瓜，拍拍牠，又像煞有介事地提起到耳

邊聽聽，於是又自言自語地說，「要得」，「包開」！他不管有沒有人來買，時而削光了一個梨，時而在瓜肚子上開一個小天窗，嘗一嘗裏面的瓤子。有時他也很慷慨地請別人品評口味。但他決不肯讓一點價錢。

敵機臨空的時候，他也不願意離開他的担子，有時人家高聲警告了，他才走進洞口暫時躲避一下，可是他的眼睛仍然圓睜睜地望着西瓜和菓子。

他還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掏出一個小皮夾，把裏面的鈔票數來數去：數一陣，點點頭，於是又把牠塞進褲腰裏去。有一次當他數錢的時候，他的身旁站着一個有兩撇鬍鬚的大人，用着沉濁的聲調對他說：

——只有這麼幾個錢嗎？

——來收過兩道了。

——傻子！爲什麼要一齊交出去？這麼大了還不學學！這不是都替別人做了嗎？

——他釘着要嘛。

——你總是不聽！你只顧耍了，做的啥子生意噢！

……………。

他扭着頭不則聲。嘴高向上撅，可是從這不申辯，却已激起了他的微怨的表情上，依然可以找出他那幅原有的、可愛的、帶着稚氣的笑容來。

從這些譴責他的話語中，我們不難推想出他所做的生意的內幕：借了一小筆本錢，販了一點點貨，轉手之間，便被債主逼還了。剩下來的只是一些開了小天窗的西瓜，和削了皮子的梨，還惹了一羣蒼蠅，教手不停揮地趕着牠們。

我曾問過他，這個有兩撇鬍鬚的人是誰，他的回答是「爹」，做爹的給孩子的教訓，不知道是眞理還是愛？眞理不也等於愛嗎？

有一天下午，我曾看見這個做生意的孩子背上背了一個筐子，裏面裝滿

了紙，繫着腰，跟着這個抬棺木的人，正在登一段陡坡，打從山腰經過。雖然我不看見他的面孔，但我想像着他那時稚氣的笑容該不會有多大的變更的吧。

從那一片山上，他們[illegible]上，由前我回後，還只有這個孩子，和那個有着抬棺的大人了。裝在棺木裏我舊那了的死者，或者就是這個孩子的爹麼？

我還記得那做爹的人所給的這個孩子的教訓，不是真理，也不是愛，好像只是教訓他怎樣來生活，怎樣為求生活而做人。

兄弟

從砂灘散步歸來，天已經朦朧的快要黑了。彎着腰走上石坡時，迎面遇見一個八九歲大的孩子，懷裏抱着一個嬰兒，正在向下走，好像要去江邊找誰有什麽事。

他的身子本來不高，那個細長的被包裹着的嬰兒，差不多已經拖過了他的小腿，將近拖到地面，使他走起路來很不方便。

他們的頭並齊着，兩張小臉緊偎着，小嘴對小嘴。這無限的無名的親愛着的情態，突然感動了我，使我停了脚步囘轉頭來望着他：想用我的微濕的眼光去護送他，用我的微弱的心靈去擁抱他，連他懷裏所擁抱着的那個嬰兒。

這幼小者的影子，似乎沒有移動多久，悵望了江邊一刻，又轉身回來了（我正希望他們回來呢，我在等候着他們。）

「他是你的小弟弟？」當我和他並肩走着的時候，我問了。

「是的。」

「他還吃奶麼？」

「……」他不懂我的話，不能回答。

「他還吃「蜜蜜」不？」改說四川方言之後，他明白了，連忙接下去：

「吃的。沒有「蜜蜜」吃，只能餵他米羹羹。」

我們對話的時候，那個嬰兒的一雙大眼睛也圓睜睜地在注視着我，好像懂已經解事了，但他卻沒有聲氣可以說出他的苦處和不幸來。

這短短的問答，立刻使我懊悔牠是多餘的。看着他們這樣瘦小，這樣微

質，難道我還不認識他們定然是一個貧困人家的孩子嗎！貧困使他們微弱，使他們瘦小，使他們輕若飛蓬，賤如泥淖；使他們生存在世界上，也如同一些幽靈的影子，是僅僅搖晃着移離着的影子……

然而，這沒有飽飯吃的小的孩子，和這個甚至於也沒有米湯可以代乳餵的更小的生命，他們却有着力量緊緊抱在一起，小小的臉嘴親親偎在一起，他們的靈魂並不欠缺什麼東西，甚至於比我們大人先生流露着更多的，更純眞的愛。

我想把他倆都抱在我自己的懷裏，又舉起了他們；我願意做貧困的人們的兄弟。

江湖人

新修的一條馬路還沒有完成，一邊擋着木柵欄，一邊停着龐大的輾車，就在木柵欄後面的一段已經輾平了的大路上，江湖人找到他賣藝的場地了。

我剛走進人隊中探了一下頭（我並不喜歡看變把戲的）誰曉得他也剛好是說江湖話的當兒：說的話好像背着書，可是並不快，一句一句地能使人聽得清楚，並且很有頓挫：

——各位先生們。有錢的多捨幾個。

他彎着身子，作着揖打了一個圈子。

——沒有錢幫幫場面，可別扭頭就走。

——好，沒有走的，俺再奉敬各位一套小玩藝兒，學畜牲叫，學小雞子

叫……學得像的，各位再捨幾個，好給俺湊足一碗麵錢。

——要扭頭就走的人，那便是……

他罵了一句很猥褻很尖刻的話，也很俏皮，雖然未免有傷大雅，但這句話却把許多人惹得笑起來。場面暫時冷靜了一會，他也不再提要錢的事了。

我本想掏出一點錢來給他，同時離開這里，但是聽見他剛才那一套話以後，我又不願意這樣做，因爲倘使不幫幫他的場面，那也是他所痛恨惡絕的辱。

他首先學着一羣剛孵出來的雞雛聲，嘰呀嘰呀地一陣，其中忽然有一隻被人踩死的絕叫。後來學蜜蜂的嗡嗡；又學蟬鳴，還學着牠被揑在手中的那種怪叫聲……

他的臉，脹得通紅的，那是爲了要使人的發音器官，發出了非人的聲音而且要使他惟妙惟肖，才不得不這樣「吃力。」

他表演的口技終止的時候，很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剛才好像在脚跟前的

鷄呀，蜜蜂呀，蟬呀，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場子裏也越發顯得沉靜起來了。

　　我遞給他一張角票，不知怎麼，我的脚却不忍立刻離開這里，他的臉，是那般死神似也啞。

馬上

有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必須趕去探視一個久別的友人。從我住的村莊到他那個鎮上，來往大約有七八里路，爲着經濟時間，我便僱了一匹馬，一匹白馬，牠正歇在路口。

「這匹馬好不好？」

「好的，跑得挺快。」

「我沒有騎過馬。」

「不礙事，牠挺老實。」

我並不掩飾我的胆怯，馬夫却很聰明，他一句話回答的使我高興，一句回答的使我安心。

帶着一種輕微的冒險心，準備了一種岸然初試的神態，我想一下子便跨上馬，可是事實到底和想像兩樣，馬夫幫了我一點小忙，他那麼一托，我那麼一縱，才算順利地離開地面跨到馬鞍子上了。

我略略有點驕傲的氣概，我似乎想要模擬着英雄那一類人物在馬上的心境。至少，騎在馬背上的我，確實有出人頭地之感了。

這匹馬大約已經意識到騎在牠背上的不是一個真的英雄，也不是一個類似什麼樣兒的英雄，牠一步一步地走着，牠似乎壓根兒不曾瞭解過人世間還有形容他們羣中那一批得意的，趾高氣揚的，會驕矜的同類，是怎樣的被稱讚被羨慕着。

牠果然挺老實，牠的步伐幾乎和我在路上一般的輕緩，馬夫不離我們的前後左右，和我談着一天需要買多少胡豆餵牠，一升胡豆又漲了多少錢……

路上來往的行人，自然無須躲閃我們，有的却好像故意要望望我，使

禁不住地有些怕難爲情。

往昔在北方，我常常騎驢子，並且鞭策牠使牠跑快些，把驢夫丟在很遠很遠的背後，自己才覺得歡樂，覺得有趣，覺得在平坦的路上揚起一陣灰塵，終究比一個人默默地走着有聲色。

在今日，雖然我騎的是馬，馬一步一步地走着，路是崎嶇的，翻過一重山，還有一重山。這匹平日大概馱慣了煤炭的白馬，毛色差不多已經染得灰黑了，在馱着我，馱着漸沉漸深的暮色，遲遲地蹣跚道上；牠莫非還馱着一個回想的袋子麼？

杖

是一個謎：先是四條腿，後來兩條腿，再後變成三條腿：腿越多的時候越微弱。

這個謎，據說是司芬克斯（Sphinx）——一個獅身女首而有翅膀的怪物，坐在路旁岩石上常常問過路的人，如果猜不中答不出，便休想保全性命，因此有許多行人就被這個怪物吃掉了。

「人，」「人生，」說破了牠，還不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謎底嗎？

我已經不能記憶了，我曾經過了多少匍匐着的日子，用我的兩隻小手，輔助着我的兩條小腿，在蓆褥上投向母親的懷抱裏去，在地上探取我的玩具，我的糖菓，我的目的物；我張着嘴笑，我的口裏還沒有生齊牙齒；我大聲

的哭，哭過後的淚珠，也許馬上再流到笑靨裏去

童年，四條腿時的童年，轉眼便過去了。

我又懷疑起來了：我究竟正正常常地運用我的兩條腿，經過了一整什麽地方，閱歷了多少事物呢。永遠是這樣孤獨的，畸零的，默默的，在這茫茫的世間：沒有一條不是險阻的路，沒有一張不是獰惡的臉，沒有一個不是僞裝着的仁人、君子，和其他

如今，我更驚異起來了！這簡直是一個奇蹟：從什麽時候起，我便需要着一根手杖，牠彷彿已爲我添就了一條腿呢？想把那個謎，我不也是構成那個謎的原委的人們之中的一個嗎？

啊！生長！生長！添就了的這一條腿，難道也還叫牠是生長嗎？誰能告訴我，我們是怎樣從生長這條路上過來的呢？

這條路也許還有很長，很遠，而且是很崎嶇的，然而我並沒有敗退，也

不承認我已經衰微，我依舊是這樣一個人，繼續地躑躅行進着；只是我需要了一根手杖，牠成了我的惟一的友伴，即使在最危難的地方，也不離我而去。牠還是我的眼，我的觸覺的前哨，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也不需要我去摸索，隨着我的步子，牠還叫着一片「打——打」聲。

中年，彷彿再無能騎上「竹馬」的中年，還該走向何處去？

播種者

秋汛已經退了，江的兩岸露出寬闊的沙灘。靠近水邊的鋪着一片平盤的鵝卵石，稍遠一些的地上，還留着一層薄黃色的淤積的泥土。

在沙的和泥土的地上，有着蜿蜒的小路。不知道經過了多少來來往往的人們，才踏出了這麼一兩條靜寂的行徑。

山脚下小路和小路之間，經過一番耕犂，一番鋤耘，已經形成了一片不規則而且頗有起伏的坡田了。隔不一箭遠的地方，便有一個枯草的堆子；有的已經燒成一堆灰燼，有的還冒着一縷一縷的白烟，也漸漸地要變成灰燼了。這些灰燼，原來都是給未來的植物當作肥料用的。

我遠遠地望見了地上有一個人。當我走近了她，才看出她是一個婦人。

她的頭上紮着一塊布巾，左腋夾着一個袋子，輕輕地跨着頂小的步子，注視着地上每一個小小的土凹，向裏面撒下幾粒看不清的小小的種子。

我沒有看見過最虔誠，最嚴肅，最沈默的工作者，能夠比得上這個播種的人！她撒着種子也是種着她的希望：明年的春天和春天裏的收成。

大地上任何的一個角落，只要有着希望的種子，便也會長起了生命的果穫罷？

沙灘上

每逢在江邊散步的時候，我想起了「建築在沙灘上」的那句成語。

沙灘年年的在變更着，沒有基礎，也不能做基礎；今年和去年的兩樣，明年又會和今年的不同。爲牢固，爲穩定，爲不移，爲長久，什麼東西可以在沙灘上建築起來呢？

「建築在沙灘上，」又好像是詩裏面的一個句子，牠給理想主義者一點暗示，給現實主義者一個諷刺，給浪漫主義者展開一片畫景

而靜靜的鋪在這里的，是萬萬斛斗的灰色的沙粒和數不盡的黑的白的大大小小的石子。牠們經過了火燎，經過了冲洗，經過了幾十萬幾百萬年代的更替，如今却依然留在這里。

在這里，也許有過樓台，有過建築，可是如今不見了；除了沙石，什麼也不見了。

每天，那一羣一羣像蟑螂像黑殼蟲伏在地上，幾乎要和沙石接吻的船夫們，他們用盡全力背着縴纜，贼叫着，喝唱着，使沙灘上發出一種極沉着而雄壯的聲音，好像不時地撞擊了一口古鐘；是鐘在歌詠着宇宙的「永恆」！

路

我已經走過很長很長的路；想像中的路也還有很遠很遠。別人指示過我不少的路，在書上，在圖畫裏，我還看見或意會過許多許多的路，路實在是很多，但我從來不能記憶那些路的名子（那些路都有名子嗎？）並且也不知道哪條路是通達的，哪條路迂迴？哪條路是正確的，哪條路分歧？⋯⋯所有的這些路走到一個什麼地方去？

我跋涉，我奔跑，我躑躅，我趑趄⋯⋯在那些不同的路上，然而我也不曾辨別過，哪條路是平坦的，哪條路坎坷，哪條路險阻，哪條路光明⋯⋯

甚至於我有時候全般地懷疑了：路在哪兒？路到底在哪兒？所有的路，莫非是騙人的，莫非是象徵，僅只是一種象徵嗎？人和人爲什麼稀有着在一

條路上的同伴呢？路果眞是太多了麽？每一個人都各自地走着他的一條路麽？……

剛才，我聽見一個女人說：

「當初，他總是和我並着肩走，我害羞，我催他走向先頭，他不應，他唯恐這條路一下就會走完。現在，他總是把我落在背後，我請求他稍稍等待，我召喚他和我適着同樣的步子，他却毫不反顧，好像唯恐這條路不能趕快地走到盡頭。」

我沉思着：路縱然不是一種象徵，路是什麽呢？原來，世界上沒有同樣的一條路，也沒有在一條路上並肩同行的人。









撩絮

坡下不知道那一個人家，在短竹竿上曬着幾件衣服，沒有人照管，也沒有人聞問。不知怎地，一件淺色的衫子，靜靜地飄落在地上了。

我想走過去，不是拾取，也不是怕它沾上什麼塵埃，我要嗅着牠，我確信那上面一定充溢着陽光的氣息。

雨潤澤了乾渴的大地，是人的感激與慰藉；雨浸濕了土中的幼芽，是新生者的喜悅。

柳條可以描繪起了萬萬道笑臉上的娥眉了。

蓬—蓬—蓬—從江干傳來釘釘子的聲響。船翻仰着肚皮正在沙灘上受着苦刑，那裏面自然是空空的。

小閣的窗子正開着，想見着水快要汎了。

沒有望着我看的眸子，沒有向我笑的面龐，沒有誰來和我私語，沒有酒盡注在杯裏：：什麼也沒有，我低着頭，彷彿已經沈醉了在這微溫的風裏。

黃昏，朦朧的月色，我走過一段路，嗅到一種花香；我穿出一個廟堂

又嗅到另一股香氣，我的全部的回憶，幾乎都還隱埋在暗香裏。

一兩聲蛙鳴，彷彿在呼喚着我的年少時候的名字。一大陣閣閣閣的蛙鳴，就抓住把我投進了一片海裏：茫茫地望不見彼岸，回頭却也尋不着來時的路程了。

飛絮撩人，人却難得撩住飛絮。等牠倦遊了歸來，還會在水面上靜靜地眠去。

人哪！畢竟是怎樣沈重而又空虛的東西。

不滅亡的種子撒在大地上了，不耕耘的愛，也是不會滅亡的。

一九四一年春

揮汗

全被汗水濡濕了的古銅色肌肉上，發着一片油樣的光亮。不用去揮拭，牠們匯成了無數的道渠流洩而下。

這是比淚的晶瑩和血的色澤更感召人心的東西。

天上懸空描繪了不少的雲峯，時的序幕又更換了。仰着頭無端地想：像白衣嗎？像蒼狗嗎？像曾憧憬到的天涯地角所在處嗎？……

幻變的天，幻變的世相，有誰是一個忠實的心的守者！

[illegible]。

月兒的周圍似乎也生着一股一股的烟氣，怪不得看見他也有會發嘴的[illegible]歷書的月占裏，却沒有把「狗的舌頭吊出來了」這一條列進去。這才是最好的象徵，也是最恰當的寫實。

在街頭巷尾橫七豎八的露宿者，會使人聯想起一度大屠殺後的場面。

酷熱何嘗不是一種暴行哩。

人懨懨地發昏，蟬卻直着喉嚨嘶叫着；一樣的都是耐不住煩躁。

螢在黑暗的空中劃着銀色的綫條，好像大氣裏隱伏着一股一股的寒流，其實沒有，只是這樣願望，只是這樣幻想而已。

默默地望着深空，便容易帶往星的世界裏去。這營營苟苟的現世何足論！不看那無數的星星，在向我們投着憐憫與譏誚的眼色麼？

昨夜我從一個孩子的口說和手指間認識了在大熊座畔的那顆北極星，我歡悅得什麼似的，我以後可以辨別風向，盼着那邊的風帶着雨來。



在生命前進的路上，我初次覺到「避」這一個字，也頗有它的道理和用途似的。

一九四一年夏

拾葉

枯萎的落葉
在永遠的黃金中燃燒而唱歌……

——季特

一隻蒼蠅歇在蓋茶杯的玻璃片上，很少動彈，那是因爲底下還有一些溫氣。

蚊子還帶着低吟的調子，但飛翔的時候却已學會了鶴舞的姿態了，曳長着兩條腿，彷彿有什麼東西拖住牠。

水漲了，砂岸和石灘又不見了，霧罩在那裏，又籠住這邊：渺茫的休息還要什麼。

看到扇上的輕塵，便想起人間還有「捐棄」這兩個字。熱情不是久長的「熱情也不過是一陣風。

雲比天高，雲在天上彷彿寫着心想的句子：永恆的沉默，不是希望，也不是憂鬱。

蟲聲送我走上還鄉的夢途。我踏到我們老屋的階石，門是闔着，塵網又封滿了門。我依稀聽見蟲聲；牆角上的幾顆星星，遙遙望見了我是怎樣低首佇立着的。

一年一度飄來的一股香氣，在那裏面蘊藏着女人的髮鬢和甜的糕餅的氣息。

不久以前還走過的一條小路，草長得更深了——這個深度只是量出了我

的一種荒蕪感。

，我還沒有到了相信有幽靈存在的那種心境和年齡；可是在對誰私語也沒有對自然默契的這個季節，我以為這個季節該是屬於幽靈的了。

收穫的是果實與種子；拾起一片葉子，也能在它的上面看出一個成長的過程。

一九四〇，秋日

取火

早已被雨打破了的那窗格上的紙，現在一黑一白的顫動着，彷彿魔鬼在空的房裏眨着眼。

還沒有落盡的枯葉，寂寂地掛在槎椏上。不知那里吹來的一陣風，牠們全體抖擻着，我隔着玻璃窗望見了：如同急驟的淚珠，縱橫地流在蒼白的天底面頰上。

凍紅的鼻子，縮短了的頸子，和從口裏噴出來的那一股一股白蒸氣，很是構成一幅圖畫的景色了。

風吹過了電桿，樹顛，樹梢，是尖銳的哨子，或是猛烈的呼號，都給寒神的進行曲做了一種伴奏。

盤旋在灰色的空中的幾隻老鷹，不知爲什麼啁啾地叫得那般悽愴。我想起了那永不剿聲的白熊；也想起了那不分晝夜，奔馳在西伯利亞原野上的狼羣了。

「冰、雪給大地披上一件最潔淨的喪衣。

「讓一切的回憶，一切的愛、恨、恩、怨，都永遠地埋葬在牠的下面，悄靜地不再復甦罷！」我獨自喃喃着，靳禱着，可是遠不及自然默默着來得沉痛與偉大。

有許多的日子我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一盒火的前面，（我不記得牠是我取來的，還是誰送了來的。）先是有着嘰嘰的聲音，不久又發出一種淸脆的迸裂響。幾塊煤或木炭，好像自成一所建築，但不久就坍倒了，崩陷了，成了一堆像骨骼樣的灰燼。短短的過程中，世界也轉變成另外的一個了。

能流動的水，都凝結了。並沒有停滯的緣故，那是爲了心還是溫暖的。愛，永恆地是火的燃物！給我火，給我光，我就會幸福，就會創造出幸福來。

一九四二，一，六。



四



睠睠草

戀情喲，你來，躺下吧！
像鎮壓我的生命的基石一般的！

——亞赫瑪托娃

之一

一只淡黃色的佛手，其實是一個奇怪樣子的拳頭，有許多根手指彎曲着
好像有什麽東西握在掌心裏。
她拿起來嗅了一嗅，輕輕說：「多麽香呀！」
我也拿起來嗅了一嗅，不經意却有同感地說，「真是香哩。」
我忽然懊悔我所說的話有些唐突，因爲這只佛手原是剛從她的手裏放下

，並且是剛被她嗅過的。

「眞是香哩」，但不知能不能代替或等於我也嗅過了她的手和她的氣息那般地？

之二

到了春天，小孩子和女人們的臉上，常常容易生起一種輕微的、發白色的癬，在我小的時候也生過。記得大人們說，不礙事，這叫「桃花癬」。我覺得這個癬的名子很美罷，一方面似乎說明了這種癬的季候性，一方面也在象徵着她的美麗。桃花很容易謝，桃花也很夠美麗。

我們正提着這種癬的名子，有一個女孩子很坦白地懷疑起她自己說：

「我的臉上好像就有一塊，一小塊，不大看得出來罷？」

她不說，不會有人注意；即使注意，也很不容易一眼便發現出來。

「讓我看！」

剛要走近她一步，她馬上把一雙手，連着腕子都遮蓋到臉上，臉已經紫羞發的緋紅。她怕人眞的逼近了她，丁着要看她的臉。

這一剎那，她是眞實地，無法掩藏地露出「羞花」之貌了。

之三

一個我不認識的，也並不好看的女人，她獨自立在廟堂的門口，垂着兩雙手，把肩臂無可奈何地倚在門邊。門是很古舊的了，門框上還有許多沒有糊過紙的小方格子。

我一眼瞥見了她的眸子裏含着一種光輝。

她好像在矚望着什麼：廟堂裏很幽闇，而神龕的那邊更是黑沉沉的。

她在祈禱麼？雖然她沒有跪下，也不膜拜，可是從她的眼睛裏我瞥見了虔誠，她的眼睛已經使周圍發了光：她頓時變成了一個美麗的人，一個有了信心的人，是比那有着容貌的更可愛，更高貴的。

我悵戀着那些女人：雖然我不認識，也從來不會見過一面的女人，她們知道神，默對着神，含着純潔的淚珠，以自己惟一的虔誠的流露，奉獻給神，為擴余流落出去了的或是希望着「他」沒有歸來的愛的懇摯！

燈

我喜歡任何[illegible]任何式樣的燈，一點點的火光或是照耀的明亮，牠們都可以滲透了黑暗，給與了黑暗添生了眼睛——任何在黑暗中閃爍的眼睛不都是美麗的，令人感激的麼？

我們愛燈，愛光，那是因為燈正嵌在黑暗裏，我們愛美，愛女人，那是因為她們的眼睛要是頂大的，頂黑的，而且是頂會閃亮，頂會流動顧盼的。燈裏發出熱力，正如同眼睛裏藏着愛情。眼睛，其實就是人們的心靈的燈。

我不能忘記這一夜：天上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一陣陣的細雨過後，地上還有些泥濘，我第一次那麼小心翼翼地，為她提着一個小小的玻璃燈，

伴送着她歸去。

我們還是剛認識不久的；不是爲着歡愉的追逐，而是偶然地相遇於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的途中。然而，在這樣陰霾黑暗的夜晚，彼此却好像消失了一些勇氣，也沒有了什麼較多的話語。

燈光只照着一條泥濘坡路上的一小片的地方；我們隨行，牠也隨移着。光輻僅僅是這般微弱，除了看到我的一雙皮鞋，和她的兩隻小脚之外，其餘的兩個人身，和兩個人的影子，却都溶混在一團黑暗裏。不過我已經看清楚了：兩對脚，不前不後地戀輕錯落着，好像惟恐踩破了什麼，惟恐踏重了便會聽不出心的跳動，便會擾害了夜的靜默。

同樣的步子，同一個方向，在同一條路上——然而這條路還是該被詛咒的！爲什麼牠只有這般短？不能讓我們並着肩再多走一程？不能讓我們的足跡再延長一些，再印遠一些呢？

「到了。」她低聲地說。

我先停下步子，她也駐了足。

她走上石階，輕輕地敲着門。門裏面不久便有了應聲。

「再進來坐坐吧？」她轉身來問。

「不了。」我回答，却是經了一次躊躇的。於是隨手遞還她那隻小燈。

「天很黑，你回去還要照路的。」

陡地我才想起了自己歸去的那一條孤獨的黑暗的路途。

我收回手，正想謝謝她；當我擡起頭來看見黑暗中有一對閃亮的眼睛時，我又緘默了。

帶着她那隻小小的燈，我一個人蹌蹌踉踉地回來了。我從遙遠的地方才聽見她那扇門扉被關閤起來的聲響。

當我就寢的時刻，我還不忍把這隻小燈驟然地吹熄。雖然只有一點點的

微光，而那裏面也依然發着熱力的。

這一夜，我的夢，也不再是迷失了途徑的，我應該感謝，永遠地感謝：那一對在黑暗中閃亮的眼睛，照臨了我，伴送了我！

惟有燃着愛情的眼睛才是閃亮的！

我所銘感的就是這雙心靈的燈！

星

今天晚間杜鵑沒有再啼了。今天晚間我依舊要給你寫這封短信。沒有別的，只是爲給你祝福！每晚每晚我都要爲你祝福，請允許我爲你祝福；我是以我的全部的純潔的心靈爲你祝福！

我知道，在這世界上，知道我懷念着我的人，眞是太少太少了，但是我卻時時獨自地懷念着一些別的人們，雖然不認識他們，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和我一樣地有一顆孤寂的心。我懷念着他們，我不願意對他訴說什麼，好像我對着那遼天的星星，我把他當作了黑暗裏的寂寞裏的朋友——你看，她也並不曾對我訴說過什麼啊。

朋友，你就好像一顆星，閃耀在我的孤寂的心裏。

星星是不說話的，然而星星永遠是明亮、美麗，距離着我是那麼遙遠的「那麼遙遠的……

朋友，你有時候也仰頭看看星星麼？住在都市裏面的人們，差不多很少有閒暇有機會看見星星，我想，這未必不是都市裏面人的一種最深沉而又最無望的寂寞罷？你看，星星永遠是以淚瀅瀅的眼睛望着你，無論你距離着他有多麼遙遠，多麼遙遠！

朋友，你或者又會怪我了？我現在又違背了你給我的那種良善而深切的忠告，是的，我的心還不夠「冷靜。」可是，教一個人的心，怎樣才能夠眞正的冷靜下去呢？像那遙遠的地平綫上的一顆星，只合在寂寞地閃着淚的光芒的孤星，看起來還不夠冷靜的嗎？

我想索性吶喊一聲罷！索性讓一顆星，撞向另一顆星，在一團熱烈的火花裏燒死了我自己，連那在我毀滅途中所撞到的另一顆不幸的孤獨的星。

眞的有一天，如果我看不到一顆星，所有的星星都殞滅了，那麼我也會自己燒死了我自己的！

夜已經深了，我想你此刻也已經睡了，我願意化作一個流星，為你的夢劃出一道柔和的、美好的、銀光一閃的路徑。

五，九夜，寄文



花床

冬天，在四周圍都是山地的這里，看見太陽的日子眞是太少了。今天，難得霧是這麼稀薄，空中融融地混合着金黃的陽光，把地上的一切，好像也罩上一層歡笑的顏色。

我走出了這個黝黯的小閣，這個做爲我們辦公的地方，（牠整年關住我！）我揚着脖子，張開了我的雙臂，恨不得要把誰緊緊地摟抱了起來。

由一條小徑，我慢慢地走進了一個新村。這里很幽靜，很精緻，像一個美麗的園子。可是那些別墅裏的窗帘和紗門都垂鎖着，我想，富人們大概過不慣冷清的郊野的冬天，都集向熱鬧的城市裏去了。

我停在一架小木橋上，眺望着對面山上的一片綠色，草已經枯萎了，惟

有新生的麥，領有着冬天的土地。

說不出的一股香氣，幽然地吹進了我的鼻孔，我一回頭，才發現了就在背後的一段矮坡上，滿鋪着一片金錢似的小花，也許是一些耐寒的雛菊，彷彿交頭接耳地在私議着我這個陌生的來人：爲探尋着什麼而來的呢？

我低着頭，看見我的影子正好像在地面上蜷伏着。我也眞的願意把自己的身子臥倒下來了，這麼一片孤寂寶貴的花朶，她們自然地成就了一張可愛的床舖。雖然在冬天，土下也還是溫暖的罷？

在遠方，埋葬着我的亡失了的伴侶的那塊土地上，在冬天，是不是不只披着衰草，也還生長着不知名的花朶，爲她舖着一張花床呢？

我相信，埋葬着她的地方，在那裏也蘊藏着溫暖。

爲悼亡的淚水，悄悄地滴在這張花床上罷，有一天，終歸有一天，我也將寂寂地長眠在牠的下面，這下面一定是溫暖的。

彷彿爲探尋着什麼而來，然而，我永遠不能尋見什麼了，除非我也睡在花床的下面，土地連接着土地，在那裏面或許還有一種溫暖的，愛的交流？

一九四一，十二，十日



小夜曲

一小面窗子透進一小塊景色。朦朧的有一道屋脊，朦朧的有一團樹影，朦朧的有一角天，有幾顆閃睜着的星星，也許朦朧地還有一抹淡淡的月色，在山的背後，或是樹的梢頭，却被窗檻遮住不能看見。

我不知道是乍醒過來，或是還未入睡；也不清楚正當什麼時刻，月弦斜掛在天邊？不然，東方已經熹微了？

我的雙目正對着窗子，窗子沒有什麼遮攔——窗外的景色也正朦朧地全都映在我的眼裏，眼界只有這麼大，此外什麼都是黝黑的。

我已經很清醒了，我的嘴唇微微顫着：「夜是小的，」我彷彿念着誰的名字。

同室的兩個人輕輕地在打着鼾息，我想着全世界也都在睡眠着，小的夜是我的。

窗外沒有一點變化：樹沒有動，星沒有滅，天沒有亮，夜是小的，小的夜是我的。

沒有風聲，沒有雨聲，沒有犬吠……

靜靜的，小的夜，是我的。

不知哪裏，傳來幾聲婦人的哭泣，歇了，好像並沒有撕破夜的沉寂。

我想那婦人也還不會入眠。過了一刻，她又哭了，哭的聲音是那般輕柔，那般淒惻，她在悼念着誰呢？為着亡失了什麼而流出自己的淚呢？夜是這般沉寂，這般孤獨，在這般微小的夜裏，能夠尋見了什麼呢？

我把這哭聲當作了小譜，那婦人彷彿正輕輕地歌唱着一個小夜的曲子。

我輾轉着，我的眼睛不知怎麼濕潤了。

我呼喚着我的侶伴的名字。

我爲着沒有她的應聲而哭泣了……

我的耳畔似乎又響着誰的話聲：

「聽呢，她在哭叫着？」一個問說。

「日有所思……」另一個判答。

我偷偷地拭去了臉上和枕上的淚水，我依然裝做甯靜地躺着。夢被同室的兩個人的話聲攔住了；夢，也許是被我自己的呼喚醒來了。

窗外依然是朦朧的一小塊景色。夜是小的，夜是寥寂而孤獨的。

[illegible]

第五輯

黃沙河

武漢外圍戰正當緊張的時候，那裏有許多難童預先從粵漢線轉湘桂公路撤疏散到桂林來。不幸中途有一輛卡車覆沒在省界的黃沙河裏，一車難童就從此遭難了。看見報紙上的消息再又迎接他們，那已是他們到達後的第二天了。

這剩餘的五六十個難童，在郊外的荒寺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爲他們張羅了一所草棚把他們暫且安頓下來。草棚似乎是另有用場的，搭在城心腹的公園當中。有時我看見好多穿灰布制服的大人們挾着書本說笑着走進走出。

那天，我正在那草棚外的公園大門前，不久，果然有兩輛卡車向身邊開來了（平

時不許任何車輛開進這公園裏來）我欣喜着他們可以到達他們應該休息安住的地方了；雖然誰都不認識誰，我也沒有担負任何的使命，我喜悅的是我立刻可以看見他們——我們的民族的第二代，一羣未成年的孩子們。如果我們這一代的民族仇恨還沒有被清算，那麼這仇恨的種子應該早已深殖在他們的心裏；如果我們這一代還沒有爭取到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光榮，那麼這個神聖的使命還要依託給他們的手，他們的心，和他們的血的！

兩輛卡車停了一刻，還不見打開車門把他們放出來。有幾個人立在籬笆限外交頭接耳，不知所談何事。我估量着大概是等候某某夫人或是某某委員之流來訓話點名吧。

五六十個孩子終於從車門裏順次出來了。他們每人捧了一束稻草，穿着大致相彷的短襖短褲；除了一束稻草，眞是此身之外，一無長物了。有的又匆匆跑回車廂裏，爲的拾起他落下的那一個小琺瑯碗，那是吃飯喝水所必須

要用的。

六、我投着我的眼光，送他們一個一個走進籬笆門內去。我的眼睛有些昏花了，我禁不住地低下頭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沒有一個人，尤其當他幼小的時候是不需要愛撫的！而真正能愛撫他的又莫若自己的父母。失去了愛撫，離散了父母，那是最大的不幸！愛撫一旦被剝奪，父母無辜被殺害，這是仇恨，永生的仇恨，代代的仇恨，沒有一種仇恨能比與生命和幸福爲敵的仇恨再足仇恨的了！

我們的血，應該是爲着保衛我們民族的獨立而流的。

我們的汗，應該是爲着建立我們民族的光榮而流的。

我們的淚，應該是爲着灌溉我們民族的生存而流的。

看見這一羣沒有了父母，沒有了愛撫，沒有了家屋，來自遠天砲火之下的孩子們，我禁不住地流下了淚。我的淚是爲着民族的仇恨而流的，這些不

爭的第二代的孩子們，怎樣才能得到我們大人的扶養與培育呢？

此後，我每天都站到籬笆外邊去探望他們，我看他們遊戲，聽他們唱歌，注意他們的生活，如果發現了有一個孩子在沉默着或是竚立着，我的心立刻會痙攣起來，眼睛也就立刻濕潤了。

「誰使我們流浪，

誰使我們逃亡？」

清脆的歌聲，陣陣地波送到我的耳鼓裏，它們使我的眼睛發起光來。孩子們，你們不是問，你們知道；而且你們會比大人們更知道得清楚，更覺悟得深刻！

那一車孩子們沉沒所在的那條黃沙河，那河裏該是滿滿地泛着我們骨肉血淚的波流！讓它永遠灌溉着祖國的沃地，滋長起爲復仇而生的子孫們！

要活的。

大觀樓

隔了半年我又重到城西的大觀樓，那隻擱淺在樹蔭下小溪邊的鐵殼船，還停留在那裏沒有動，周圍好像並沒有一點變更。

滇池就在眼界之前，我奇怪着這隻船爲什麼不能掛帆或是鼓輪而去？孤舟無繫，却給我的腦中點上一筆寂寞的景物。

陽曆三月底的天氣。在昆明恐怕已經算是末春了。風似乎是溫和以上，加着人走了一些路，身上汗津津的，便揀了一個靠湖邊的茶社歇歇腿。

喝着普洱茶，剝着榛子那麼大的松子：不禁讚嘆着雲貴高原上竟有這般幻美舒適的天然公園；然而，鄉井何在之感，同時也就壓上心頭，使人低徊不知所已。

聽鄰座的和穿梭往來的人們口音，差不多什九都是來自「下江」的，我不知道他們曾否懷念過「城春草木深」那種句子。

一個穿黑布棉襖的女人，提了一個竹籃立在我的面前，她還沒有開口，我知道她自然也是一個「下江」人罷。

「先生！買一包醬油瓜子？買一包蠶荳大王吧？」

我仰起頭對着她的臉。

「我是南京人，我……」

我微微搖着頭的時候，她不再說下了。

三年來的「江湖」生活，至少是把我的眼睛訓練夠了，說成功的話，那是銳利而炯亮了；但我不會承認那便是成功，我看透了許多事物，看穿了社會的西洋鏡，看淡了人性……我的眼，幾乎已經凝凍成一對冰球，牠們碰到什麼便使什麼失掉溫意，這還不是失敗麼！這種失敗也可以說整個影響着我

的「爲人」不會得到成功罷？（然而誰也無暇關顧我的冒火的心。）

這個穿黑布棉襖的婦人不再把她的話說下去，她是看見我搖頭還是礙着了我的眼睛呢？其實我搖着頭爲表示着「我知道並且同情」的意思，她也許當作禁止了。她應該說的是瓜子和蠶荳大王如何好吃，如何有南京風味。她還反覆地說明着每包祇需兩角錢，完全像求乞般的。

我始終一包也不買，因爲我有這麼一個癖性：倘使不能幫助他們到底，點滴他人一點，那還莫若沒有幫助的好。

「買一包嘛，一包也不買？不買我的？聽，我的東西頂便宜：：不買我的，等會子那個孩子來了看你買不買：：：」

我不知怎麼又搖了頭，我的意思是不拘誰，不拘大人小孩的我都不買。

「她要你買，要你買許多：　她的東西貴：：看你買不買？：」

她喃喃地走開了，我看着她的黑棉襖和領子上那一簇頭髮，我有點憂鬱

；我憂鬱着她恐怕是一個憂鬱病的人，她的話，說時不能連貫，調子很歇斯梯里底，她大概說慣了，她成了一個眞正的憂鬱病的人。

停了不久，果然有一個穿着合身的毛線衫的孩子來了，她提着一個小籃，還有一個花布提包，可想她的貨物比剛才那個婦人準備的多。年紀不過十歲上下，不認生，不害怕，到每個茶座前面去攬生意。

她在這個茶社裏的時間果然不短，每個茶桌上都放起她賣脫了的東西，醬油瓜子和蠶荳大王之外，還有四角錢一包的牛肉乾和一塊多一包的橘子糖等等。我還看見她有時爬到客人身上去胡纏，大有不買不去之勢。

我想起剛才的那個婦人。一個大人眞是不能和一個孩子比。

茶葉已經不能再泡出什麼汁來，人還是懶懶地倚在靠椅上。那個孩子去了，那個穿黑布棉袍的婦人又轉了回來，我注意她的面孔，憂鬱上好像還罩了一層倦態。別處的生意恐怕也不見佳，她累了，找着我對面的一個空位子

垂下來。

她望了我，認得我是先頭沒有買她東西的一個。我也望了她，好像告訴她我也並沒買那個孩子的。

記得她問我是從那裏來的，我回答了她；她把話題轉到那個穿毛線衫的孩子身上：

「你沒有買她的東西？……」她拿這一句問話開始了一個簡短的小故事

「今天放假，這里也沒有做什麼生意，還不如城裏好。那個孩子，哼，她還不敢常在城裏哩。」

「在城裏你比她會做？」我的疑問是我的詫異。

「她是孩子，她會攙人。雖說都是逃難的沒法子，可是人家可憐小的。有一回她在茶館裏被人家從身上翻出銀行裏存錢的摺子，一個摺子上就存有六

百多塊。那裏來的銀行存摺呢？她說是她爹的，她的爹有好幾個摺子：東藏一個，西放一個，孩子的身上也放一個，惟恐遺失掉。

「她的爹很有錢，她的爹用六十塊錢買的她。沒法過活的難民只好把自己的兒女賣掉；有錢的壞蛋就買了人家的孩子做他的「國難」生意！」

「那個孩子，一天眞不少的賺錢啊．．．替她的爹賺．」

她搖着頭結束了這個故事。彷彿難以知道這個孩子的父母是誰，她是誰家的一個孩子。

離開昆明將近一年了，我還記得這個穿黑布棉襖的婦人的憂鬱的面孔，和那個孩子，那個有毛線衫穿的難童，但不知她們如今在哪種情況下繼續生活着。

一九四一年春

悵望

太陽一連許多天和我們隔見着。陰雨的日子好像都被忘記了。冬天也很快的便要過去了；不知道從什麼方向吹拂到臉上的風，全混和着一些暖意。

春天已經來了麼？我望着遠處的山，和坡下的江水：青的更青了，綠的更綠了；但不知爲什麼都薄薄地罩着一層面紗，是輕煙麼？是淡霧麼？是從那兒飄散過來的一脈氤氳的靈氣麼？……

我不知道，也不想仔細端詳牠或求得一個解答，在這一瞥中，僅只是一瞥，我的心，依然被剛才得到的那個噩信壓沉着。果眞是春天來了時，她也會爲着一些人們披着一層迷濛的紗吧？

一個年青的女孩子，生長在長年都是藍天照耀下的雲南省某一個湖畔的小城裏：那兒的水也是碧綠的，山也是黛青的，而那兒的土壤却是絳紅的；——我在那兒住過半年，我把那兒當作一個最美麗最可愛的記憶中的故鄉，像歌謠故事詩裏的故鄉——現在，這個女孩子已經死了。

我懊悔，我爲什麼要瞞哄那一羣天眞的，好心的孩子們呢？（她也是其中的一個，她的名字叫慧；）我想悄悄地離開她們，當我第二天淸晨獨自地走進站台，讓小火車偷偷地把我帶跑；可是，她們到底知道了。她們在宿舍裏點了一夜的燈，黎明了便默默地跟着我的後面走進站台，默默地排列在小火車的窗子前邊：沒有一個人說話，或是誰還問我：「現在不是眞的走了嗎？」

別離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我一聲一聲不斷的說着「再見！再見！」

還在相見着的時候，我明明看見了這幾個天眞的好心的孩子們，依然默，

默地沒有言語，慧也是其中的一個，有幾對眼睛已經閃着微光，像露水珠那般瀅瀅欲墜的樣子，她送別我的就是這一對含着露珠光輝的眼睛，不會說一句話，和道出「再見」這兩個字。

——為這些含着露珠光輝的眼睛，也必須要再見到她們！我靠在已經響動起來的小火車廂裏，還這樣許下一個心願。

兩個春天已經過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沒有再見到她們；而且，今天我知道慧是死去了，我雖然願望過我必須要再見到那些含着露珠光輝的眼睛，而如今已經寂滅了一對，永遠不能再見了！

一個年青人的死亡，真是給春天也帶走了一分的光輝！

我明白剛才我所望見的一切，為什麼都是披着一層迷濛的面紗的原故了；自然，山，水，依稀是黛青的，依稀是碧綠的，記憶中的那片故鄉的土壤也依稀是絳紅的，他們並沒有變換，絲毫也不會變換……

我的眼睛，如今好像被塗上一層什麼東西，是牠們把我的視線弄得這樣迷濛起來的！

一九四二，一，三十一。



瘋子

一般地說來，人世間的瘋子畢竟是少數的少數，差不多；而且如果他是一個瘋子，他自己也決不承認是一個真的瘋子；所以真的瘋子更少，或者可以說世界上本沒有一個真的瘋子。我[illegible]沒有一個瘋子，自然我，不是一個瘋子。不，最近我有一個[illegible]，人[illegible]下，[illegible]這種不出[illegible]究竟有什麼道理。假如他真是一個瘋子的話，那就很難[illegible]定我將來決不是沒有可能變成一個瘋子。我知道他並沒有什麼離奇古怪，而以我們平常人和他比較起來，也幾幾乎都差不多，這樣容易地變做一個瘋子，所以我就更害怕我將來難免不是一個瘋子了！

他，不[illegible]是我的前身麼？

他，人家都說是一個瘋子，他是孤獨的，沒有人願意去理會瘋子，因此他更孤獨了。他整天不說一句話，整年整月沒有人來問他一聲，或是給他一封信。誰也不曉得他是從哪里來的，有過怎樣的身世，有時候他一個人會獨自地笑笑（並沒有笑聲），於是看見他笑的人便當作一個新聞似的傳來傳去了：

「他笑的樣子是多麼可怕呀！」

每天，他按時的起息，按時的飲食；知道把他的頭髮梳得整齊，把他的臉洗得乾淨，把分給他的工作，依次完成，我實在分不出他有什麼和我們尋常人不同的地方。

有時候，他也說話，一個人獨自喃喃着，或是吶喊起來；可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去理會這個瘋子，也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他所說的是什麼東西和什麼意義。我猜想他所說的話語，所吶喊的聲音，大約也都是對着他自己，他的「真我」，一定是不會須臾離開過他的。

他是我的最近的鄰人：我和他僅僅隔着一道薄薄的牆壁。我往往在夜更深的時刻醒來，（也許是被他吶喊醒了的）整個的宿舍裏都非常寧靜，可是我知道，這時所有的住在宿舍裏的人們都是醒着，他們在注意着諦聽着 要記取着這個瘋子到底說了一些什麼；要發掘出他究竟有怎樣的秘密。等到第二天早晨，一定有些人立在這瘋子住的窗下，我的鄰室，使用着更高大的聲調，模仿着他昨夜聽到的這個瘋子所說的一言半語，於是，一大群人都哈哈大笑了。我確信着鄰室的這個瘋子是聽到這種狂暴的笑聲的，但他沒有[illegible]毫的反應與表示。

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笑着他所說過的幾句極少的話語，並駭怕着他笑週的每一次笑。我也不明白，所謂喜怒有常和無常到底有怎樣一種限界！

環繞着這個瘋子的人們是愈來愈多了，而這個瘋子，一個最孤獨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地更消瘦下去。我不明白，他是否因為包圍着他的人們，在他

在目中看起來都是一些瘋子而瘋了起來的。

患傷寒的，患肺癆的，患梅毒的……是有着桿樣的菌、雙球樣的菌等等病菌災害着他。被殘殺的要流血，被打擊的留下了創痕……我不明白，爲着一種什麼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一個人成爲一個瘋子，一付孤獨的瘋子，使他接近了死亡；或者呢，使他更容易地返歸於「自然」！

猴子・老虎和豬

修築在山頂上的一個小動物園，四周和上下幾乎全被蔥鬱的黃桷樹和一叢叢的竹林遮蔽着。園裏面只有幾間板搭的小房和幾個石砌的小洞窟，有的蒙着網，有的用着鐵的欄柵。一條舖石的小徑，可以經過每一個關閉動物的處所。它的範圍本來不大，這個被稱爲動物園的地方，也委實太小了。

我想去看看兔子，兔子在草堆裏睡着，想去看看錦鷄，可是養錦鷄的那個籠子卻開着一個很大的天窗。在一個很冷清的小屋前面我佇立下來，滿以爲也不會看見什麼的，那知屋角邊偏偏坐着一個猴子。我發現了他，很覺得新奇，在他的眼前突然來了一個生人，當然也會覺得新奇吧？如果我們的祖先確是打從他們那一支族演變而來的，那末他們如今對着這些後進者又作如

何觀呢？

我和他的眼光交流下不下數分鐘之久：他明明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人，和我有着同樣的頭顱和同樣的眸子．只是比我多了一身的毛和一條尾巴，少着衣服和帽子。我們不能相對說一句話，我不能問他，但可以想象着，他是何等的寂寞呀！同時，我想象着他在觀望着我這個無言的人，會否也不拿石子投他，也不搔他，逗他……一個人默默地站着，是何等的寂寞呀！

從袋裏偶然摸到一顆剩餘下來的栗子，隨手便遞給他了。他剝開殼，又吐出那層有毛的，不好吃的裏皮，像一個老人似的慢慢咀嚼着，等咀嚼完了，又很仔細地拾起那些撒落下來的碎瑣送進口裏去，好像對於有味的東西異常珍惜似的。

沒有第二顆栗子給他，我走了。回頭望見他還在望着我，可是他的臉上並沒有什麼怨尤或失望的樣子，走了兩步我又回了一次頭，他仍舊坐在那個

壁角裏，好像捫着身上的蚤已，一會兒把手伸到肩後，一會兒又把手伸進脊腋窩裏去：

多麼寂寞的猴子呀！

我又去看老虎；還沒有看見老虎，便先看見許多人密密地圍在一道鐵欄欄的外邊，那里是很熱鬧的。

一隻老虎，有二三十倍貓那麼大的一隻老虎，和一羣人僅僅隔着一道鐵柵欄。我們一點也不駭怕他！我自己總是把老虎當作一匹富團團的大貓看待——也許因爲他到底和我們隔着一道鐵柵欄的原故，所以我們倒越想儘量接近他，把他看個仔細，看個痛快。

離開了深山茂林的日子久了，他並不能忘記在這一個小小的洞窟裏滿是不停地跑走着——可憐得很，實際上只不過轉轉而已，轉得不湊巧，往往把一截尾巴拖到柵欄外面來，又惹得他急忙掉反一個身。

緊挨着牠的隔壁，是一個同樣大小的洞窟，中間還有一道小小的鐵柵，上邊和那邊本來相通，爲着要關牢別的動物，所以才把這道小柵門放下來了。

我偏過頭去想知道那邊到底關着什麼野獸，看了看裏面，只是黑漆漆的一團，好像什麼也沒有，不久，那黑漆漆的一團東西忽然動彈起來了，同時嘓呼嘓地發出一種鼻音，這種鼻音好像喚起了我的一種認識，當我的認識引明了的同時，我也看清楚了：原來是一頭豬，一頭很肥很笨的普通豬。

豬的動態沒有什麼好看，不過他也有相當的技巧：他沒有兩雙手可資運用，卻懂得身上哪一塊肉發癢，便將哪一塊貼向牆壁或鐵柵上摩擦，於是，他的大肚皮甩動了，擺過來，擺過去，在消化生理方面言之，正好完成了一種最正常的運動。我稍微留意了一下觀衆們的視線，對於豬的這種運動，似乎也多少的引起了一些人的興趣。

還有一個對照，一個頗爲滑稽而有意味的對照，便是那邊的老虎，有時

把臉伏在中間這道小柵欄上望着這邊；這邊的豬，有時搶完了潲，也把他的鼻頭頂在柵欄上嗅着那邊，雖然他們隔着這一道小柵欄像親鄰似的慣了，但我總不能想象出一個老虎和豬，或一個豬和老虎，互相接了吻，誰也沒有傷害着誰，然而在他們的心目中發生着怎麼樣的反應和印象？

這個小小的動物園裏，雖然只有猴子，老虎，豬，和其他的幾種動物，而充滿了這沒有隔閡的，和對性的異物的對照，卻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走下山時想道：不管是猴子，是老虎，是豬，或其他，他們被關在柵欄裏，他們雖缺乏着一種悲調的食糧，那無形的飼料，勃發他們的生氣，真正營養着他們的，那是「自由」！

多麼偉大的一個小動物園呀！

午夢

我常常在白日裏做夢，這雖然證明我的「宰予癖」並不因消度騷亂的生活而減，但也是一件頗不快意而增加震驚的事。

猛地從夢境裏醒來，我看見的是白日，是刺眼的光亮，周圍只有我一個人。

我囘到過已往的那些日子裏去，我逢見了那些逝去的人們，我好像還在那兒照見了我自己的一幅面影：蘋菓似的紅潤，裏邊還泛着一種鮮美的水漿——幸福是發着光而且醞釀着芬芳的：

幸福的日子是過往了，幸福的日子打從夢裏過往了——剛才的夢也過往了。

扭着頭，立在母親面前的嬌怨，伏在姑姑懷裏的抽泣；混在朋友們中間的打諢，在綴□開着花的菓樹園裏的捉迷藏；躺在草原上望着無邊的藍天的海，漲紅着鼻子，在雪地上亂跑亂蹦地出一身汗：

背抱着誰，吻着誰，咬着誰　　誰都不吝惜他的天真的微笑，拿微笑來回答□讚責或愛撫着我．

我被豢養着如同一隻小貓或小狗，他們說喜歡小的，但是我心裏不服氣，我要長大起來，等我長大了便可以爲他們作一個勇敢的，忠實的奴守．．

……

不知怎麽我呼喊起來；除了呼喊，好像不再能夠用任何的語言表達出我的意思。但是我也不明白我的呼聲裏究竟蘊含着什麽意思。

哭也是的，笑也是的，我急躁地從夢中醒來了！

如今，我知道我什麽也不是，那些日子已經過往了，並且從夢裏又過往

了，引了的夢也過往了。

「幸福」眞是一隻鳥麼？牠不是被豢養的，被絆留待住的！幸福眞的是行雲，流水，波浪，是不聽人們聲淚俱下的呼喚而逃去了。

汽車聲，集合號聲，上班的鈴聲：．都是召喚着我的，我已經「長大」了，然而我什麼也不是。

當我上述下來，我是猛地從夢裏醒來了。而同時，我體驗了一個瘋人似地[illegible]喃喃道：

「啊！我什麼也不是！」

曙前

我很少遇到像昨天夜間的那種夢，雖然有時候我也在夢裏對人侃侃陳詞，如同做着最激昂的演說；有時候一個人嚶嚶哭泣，如同婦孺般的訴說着那些不盡的委屈：：可是這些夢不過是荒唐，不過是滑稽，不過是柔弱，不過是發鬱罷了，卻很少遇到像昨天夜間的那種惡夢：驚哭，恐怖，戰慄，甚至於使我永遠不能夠再透出第二口氣息似的。

：

在最高大的堡壘裏，又好像在最深邃的牢獄或什麼陳列館裏，許多面目猙獰的鬼，許多露着牙齒的狗，還有許多別的稀奇古怪的東西，他們從前後左右向我躍撲了來，有的已經抓住我的衣袖，有的已經咬到我的皮肉：：

我本能的呼叫起來，用着我所有的力氣，同時我本能的奔跑起來，也

用着我所有的氣力；我一邊奔跑着，一邊喊叫着，但是奇怪得很，我向着鬼臉那邊跑，鬼就馬上掉頭跑在我的前面去了，向着狗那邊跑，狗馬上垂了尾巴轉了身子也跑在我的前面去了。我稍微遲緩一點，他們便可以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回一下頭，所以我又看見了這些獰惡東西的眞的面孔，我就更駭怕了！於是，我再快的奔跑，再高的喊叫，於是他們又轉過身子跑了．

我心裏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已經發狂了，因爲我愈駭怕便愈奔跑便愈喊叫便愈是發狂了；不久我也知道那些獰惡的東西之所以轉頭奔跑的原故了：他們駭怕我的程度，還甚於我所駭怕於他們的！

當我了解了這種作用之後，當我證明了我的確是發了狂，而且發狂與可怕的程度是反過來可以驅使他們驚奔突走之後，這時候我的恐怖的模樣與喊叫的聲音，恐怕也遂於極端了！

眞的，我還是很清楚，我駭怕他們，毋寧是駭怕我自己罷？

我機械地狂奔狂喊着，我經過一座牌坊，那上面不知怎麼掛着一個龐大無比的人面模型，看着好像是眞肉塑成的，再看好像我還認識他··一剎那間他的眼睛居然動了一下，彷彿就是看着我，他的臉嘴居然也抽搐了一下，彷彿就是表示着一種什麼感情

我再仔細地看他，啊！他原來就是我！我怎麼能夠看到了我自己呢!?這里絕沒有這麼大的鏡子，也絕不是鏡子，我怎麼能夠看見了我自己呢！

我以最大的，最驚異的，最恐怖的聲音絕叫着。

這時，同室的一個人，忽然把我喚醒了，我才知道是一個惡夢。

「謝謝你！你把我喚醒了！」我說。

「你怎麼了？手壓住了胸口嗎？」

「沒有呀，我做了一個惡夢。」我告訴他剛才我所遇到的那些頂恐怖的事情。

「我有時也做惡夢的。」

「我吵擾了你，我喊叫的聲音不是很大的嗎？」

「不。你自己以爲你叫的聲音大，其實想大叫是叫不出來的；眞的大叫起來，你自己也就會醒了。」

「反正我吵擾了你的睡眠，眞對不起！」

「不，你看，窗子都白了。」

「多謝你喚醒了我！這個惡夢太可怕了！」我再謝着他，我也看見窗子已經白了，接着狂喜般地說：

「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

我很輕捷地從枕上抬起了頭，我謝着喚醒了我的人，還感激着這曙光重來的天。

希望者

——寄灕水邊的友人們

朋友：：您的信收到兩天了。可是我並不認識您，我知道您也不曾見過我；這封信從一個陌生人的手裏遞到另一個陌生人的手中，真是令人感奮極了！

　　您的信是從桂林寄來的，灕水邊的桂林寄來的。但是桂林，灕水邊的桂林，對於我並不陌生，而且正是我時刻懷念着的一個地方，她早已在我的心地留下一顆種子，這種子的名子可以叫她是「毋忘」，牠一開花便叫「希望」。

　　爲了這個使我感奮的陌生者的名義，爲了我所懷念着的桂林和灕水的名義，這爲了寄託並散布我曾探摘過的希望的種子，我把這封信寄回來了。

您不會憎惡我這個人是怪自私的麼？我好像已經偷偷地把我的心和我的眼睛封在這封信裏了（我始終懷疑着文字到底有什麼力量，所以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忠實有力的所謂文藝工作者，）我只想吶吶地復說着那一些已經過往了的事情（經我一說，也許反倒傷害了牠的原有的面目和光澤，）只想悄悄地隨着這封書簡（付的是很低廉的郵資，）遠遠地作一次舊地的重遊，摩挲着那些刻劃在我眼前和心底的印象。

我初到桂林的那個時候，桂林還是嫻靜的像一個處女般的城市。真的，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把她形容得更恰當些。我彷彿第一次走近一幅古人的畫幅裏去，我恍然領會了中國繪法原來是最能寫實也是最富於象徵與神韻的一種。人家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我並不會存此成見的來欣賞她，別處的山水究竟如何，我不大清白，在桂林的一年，與其說瀏覽着甲天下的山

水，還不如說我就是這幅畫帖裏的一個能夠移動的人物。時而在城垣，時而在郊野，時而登山，時而涉水，我能道出老人山的面目是朝着哪個方向，象鼻山的鼻頭垂的有多麼長，穿山山腰中間掛的那個月牙有多麼高，碧綠的灕水有多少迴折：

一年，僅只一年，我就離去了這個原來嫻靜，而後飽經敵人摧毀了的城市了。當車子沿着環城街道走上南門外的公路時，同行的人們有的向她揮一揮手說：「再會吧，桂林！」

然而，我自己却沒有這種輕浮的興緻，我低了頭，又禁不住地要抬了眼皮向她投着惜別的眼光：這嫻靜的桂林，如今已經部分的成了古羅馬似的廢墟了！

在我的一本題名「廢墟」的小集子裏——我知道很多人都憎惡這個名子，或者因爲憎惡我這個人所寫下的東西而被憎惡的吧——我曾寫照着一個角

落裏的一時的感觸：

一看不出一點巷里的痕跡，也想不出有多少家屋曾櫛比爲鄰地占着這塊空曠的地方。

踏着瓦礫，我知道在踏着比這瓦礫更多的更破碎的人們的心。

一匹狗，默默地伏在瓦礫上，從瓦礫縫隙，依稀露着被燒殘了的門檻的木塊。

狗伏着，他的鼻端緊貼着地。他嗅着它，或是嗅着他所熟嗅的氣息，或是嗅着一種別的什麼東西，

廢墟爲我們保藏着一種更濃的更可珍愛的氣息。

……

我不能忘記！這個寧靜的城市，曾一再地被敵人投下過大量的炸彈和燒夷彈，使她成爲火山，火海，火的洞窟，使她留下滿目的傷痍和到處的廢墟

。不過，每一把火，都會燃熾了我們的心，每一座廢墟，也都爲我們保藏着一種更濃厚的更可愛的氣息。敵人絲毫不能毀滅了我們的什麽，他們只是用罪惡的手，造下更罪惡的東西：野蠻的宣揚，與瘋狂的自供而已！朋友，我想現在，你們知道的更多了，認識的更清楚了，你們也會和我同樣地吸取過那種廢墟上的氣息，我相信從廢墟上再造的，重建的，新生的人物精神，將是更結壯的，更有力而不能搖撼或摧倒的了！

我不能　記，我過了那麽多的火中的日子，我往來火中，去探視友人們居住的地方，那種緊張急迫的心情，恐怕還甚於當前的烈焰和焦灼。每逢這種時刻，他們或許分頭也在來探視着我。如果我們偶然逢見了，我們的歡愉眞會流出了淚，恨不得彼此互相擁抱了起來。然而沈默也往往代替了我們那種說不出來的悲憤，你看：在燃燒中的家屋，在火焰下奔跑穿梭着的人們，

不也都是我們的家屋，們的友人麼？他們被蹂躪着的生命和心靈，和我們的有什麼分別呢？他們所認識的敵人，不正和我們所認識的是同一個敵人嗎？

憤怨的，仇恨的火，的確把我們所有的心都搭在一起了，我不能分別出熱血和烈火的顏色，哪個更鮮紅些。

有一次，城裏被猛烈的轟炸之後，將近日暮了，我去探望住在江東岸的朋友，那里的門虛掩着，他們却都沒有在。在他們那零亂的桌子上，堆放着書籍，紙張，稿件，校樣　還有一塊使人不勝痛楚而痙攣着似的彈片，躺在一團絨線的旁邊。我納罕着這些東西爲什麼會歸在一處。這塊像毛毛蟲似的炸彈破片，牠是飛來的劊子手，牠曾殺害過誰嗎？一定的，看牠這副奇怪臉嘴的樣子，就知道牠是怎樣一個可憎惡可詛咒的東西了！

呆了一會，他們都回來了，一個敍說着那些死難者的血，如何染在輪胎

和車廂底下，他們的肉，是如何的模糊難辨，只剩下一簇黑黑的髮絲……一個說，逆想尋一兩塊彈片來的；她記着，向桌上張望了一下，知道那塊彈片仍舊放在那裏，便撥開了牠，重新拿起竹針和絨線編織起來。

我望望她，她低着頭只顧計算着應該織的針數。而那塊先前拾來的彈片，就蜷曲的躺在桌子上，不再引起她的注意。我呢，却一直盯住牠——這個用了敵人圖度裹無數無辜的庶民們血汗所鑄成的凶器，恐怕牠自己也眞是不勝艾怨而痛苦，所以無法不使自己痙攣着自己的身子罷？

沒有幾天，那一團絨線已經成了一件背心穿在我的身上了（直到今天的此刻，這件絨線背心還穿在我的身上）說不出我的感激，乃至我撫摩着這件輕柔溫暖的短衣，也還驚奇着牠究竟是用什麼東西和什麼力量編織起來的！

（直到今天的此刻，我的眼睛裏似乎還盈溢着我的感激的淚。）

後來，我這讀到過那個友人在當時所寫下的幾篇散文，我便恍然看見那

一塊痙攣着的彈片，彷彿還在他的書桌上，稿紙堆裏蜷曲地躺着……

朋友，你有沒有像我這般想過？在這個時代，不，在任何一個光明與黑暗，正義與暴力，文明與野蠻，生與死在搏鬥在抗爭的時代，那怕留下來的是一片廢墟，一截斷碑，一隻歌或幾行詩，她們究竟是以什麼力量和什麼東西編造起來的嗎？我常常這般想，我相信您也會這般想過，並且會毫不猶豫地說出了這們答案的。

我不能忘記，在桂林，我還過了許多戲乎灘上，浴乎灘上的日子。

我檢着一個一個扁平的石子，投向江面上打着「水漂兒」，有時叟卜叟卜叟的一串，有時却只聽得「撲登」一聲價響，在岸邊我不能照見我的當時的面龐，可是，在那平如明鏡似的水面上，正彷彿爲我現出了我的童年的笑靨了。我本能地拍着手，我的眼睛望着那一串水渦，大的跟着小的，却都隨

着無言的流水去遠了，去遠了！

從五月到十月，從仲夏到新秋，住在灘水邊上的人們，有不濯滌乎清流中的嗎？

水的季節，也是泳的季候，水畢竟是動的，我的心不知怎麼也微微盪漾起來了，青春似的江水，招喚着我，招喚着每一個年青的人，於是，我第一次赤條條地投向她的懷抱裏去了，第一次沉浮在灘江的中流了。

歡愉！我說不出有多麼歡愉！眞是無邊的歡愉呀！一江的人魚，一江的溫流，一江的原始的呼聲。

那時，泊在江上的有一隻艇子叫「五月花」，是專給泅泳的人們換衣休憩的地方。每天我都遇見一個穿淺藍色游泳衣的女子，總是呆呆地靠近「五月花」立着。她不常泅水，一會兒看看別人在江裏的嬉戲，一會兒望望頭頂上的天：那時我們的空軍，常常在天上飛翔着，追逐着，空中是比江上廣闊

得更多了。

一隻歌，就是那個時候我聽了神往的，就是那個穿淺藍色游泳衣的女子，起初我以爲憂鬱而其實並不憂鬱的女子立在水中向着天空唱的：

你看戰鬥機飛在太陽光下，你聽馬達高唱着走進雲霞！

他輕輕的旋飛又抬頭向上：

你聽馬達悲壯的唱着向前，他載負着

青年的航空員。

我每逢想起或聽見這隻歌，即使在我憂鬱的時候，也會從心坎裏抽出笑意來。新中國的兒女們，沒有一個是應該憂鬱的。我們正在戰鬥中生活着，正在無邊的大地上，萬里的長空中，與我們的生命和榮譽的敵人，隨時隨地戰鬥着生活着。

這隻音調發揚，意氣軒昂的歌，就是我從桂林，灕水上的桂林聽來的。朋友，我在懷念着灕水上的「五月花」，如今是不是依然開放在那里？請爲我給她祝福吧！

我不能忘記，我在桂林的那個時候，灕江上還沒有大橋。只有一座用五六十隻木船並列起來，中間搭着板子的浮橋，那時，一個好心的女孩子，就住在江的彼岸（就是那個一面去拾彈片，一面爲我織絨背心的孩子），因爲在她幼小的時候，曾經從橋上跌過一跤，所以每過橋的時候，她還存着一種戒心。可是她聰明，伶俐，天眞，活潑，健康，努力，因此，她的這種戒心也就越發惹人可愛了。在一篇短文裏，我寫下過這樣的句子：

「一個怕過橋的少女，她住在江的彼岸。……」

我喜歡這個怕過橋的少女，因爲她是天眞而沒有一點邪念。我喜歡橋

橋通着彼岸。或者更多的天眞的少女也住在彼岸……

我認識了橋，橋是被眞理砌成的一面。橋永遠連着兩岸，眞理使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接近了。」

現在，[三]聽說灕江上的大橋，早已雄偉地建立起來了，我想着她，便如同有一道彩虹架在我的心裏，使我憧憬，使我無限的欣喜！

朋友，還有許許多多事情，使我不能忘記，永遠也不會忘記。總之，在這裏，我重新知道希望，給了我希望；我不只是一個生活着的人，並且使我成爲一個希望着而生活的人。「希望者」這個名字，也是我在這里得到的：

每天早晨，那個純眞的孩子讀着世界語。世界語——ESPERANTO。

「你知道麼？Esperanto這個字的本身是什麼意義？」她以先知者的輕微的矜持的神態考問着我。

「告訴你吧，就是『希望者』。」她又一口氣地說出了。朋友，不多寫了，寫多了會使這封信的分量加重起來的。至於「希望者」的本身又是什麼意義這一點，我想您不會再來追問我的了。

祝福您，祝福灕水邊的友人們！

一九四二年春寄自陪都。

渝版文季叢書之三

眷眷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 渝一初版

著作者 繆崇羣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重慶 成都 桂林

定價國幣伍圓貳角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二七五一號

